

飄

GONE WITH THE
WIND

〔美〕玛格丽特·米切尔 著
全译本（下）

长春出版社

第三十一章

1866年1月一个寒冷的下午，思嘉坐在办公室里给白蝶姑妈写信，详细地解释着她、希礼或媚兰不能前往亚特兰大跟她相聚为伴的理由，这种内容的信她写过不下十封了。她不耐烦地写着，因为她知道，白蝶姑妈读不了开头几行就会把它放在一边，但她提笔给她写信，仍旧说着“我独个人住在这里好害怕呀”之类的话。

她觉得有些冻手，便停下笔双手放在一起焐了焐。她的脚包在棉花胎里，但仍然冻得发木。她的鞋后跟已经磨露了，用一块破地毯垫在那里，这小块地毯使脚不致于直接接触地板，同时也足以叫脚暖和一点。那天早上慧儿把马带到钟氏坡去打马掌，想起这事，她感到好笑：马掌坏了有人去给它更换，人的鞋破了倒该打赤脚了。

她又提起笔写信，但一听到慧儿从后门进来，便又放下了。她听到他那木腿儿噗得噗得在穿堂里跛进到办公室门口才停下。她等了一会待他进来，可是没有动静，便叫了他一声。他进来了，耳朵冻得通红，微红的头发乱蓬蓬的，站在那儿瞧着她，嘴上挂着一丝幽默的微笑。

“思嘉小姐，”他问道，“现在你这里还有多少钱？”

“你盘问我的钱，是打算跟我结婚吗，慧儿？”她用调皮的语气问他。

“不，小姐，可是我想知道。”

她用探询的目光盯着他。她看慧儿的神情并不正经严肃，但他一贯是不怎么严肃认真的，可是，这次她感觉是出了什么事。

“我还有十块金币，”她说，“那个北佬儿的钱只有这点了。”

“嗯，小姐，那是不够的。”

“不够什么？”

“不够交税。”他一面答，一面向火炉旁边蹲下去，把他冷得发抖的手伸过去。

“交税？”思嘉重复道，“交什么税？慧儿！我们已经交过税了。”

“是的，小姐。但是他们说你交的还不够，这是我今天在钟氏坡听说的。”

“可是，慧儿，我不明白，你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思嘉小姐，有些事情是可提可不提的，我就不烦你的心了，但这件事我不能不对你说清楚。他们说你除了已纳的税外，还有相当大数目的税需要补交。他们把陶乐的税额定得比这个地区任何地方都要高。”

“但是我们已经缴纳过一次了，他们总不能再要我缴一次吧！”

“思嘉小姐，你不常去钟氏坡，不常去也好。这些天来，那里已不是女人去的地方了。但是如果你常去那里的话，你就会知道近来那地方有许多小畜生、共和党、提包党出没，他们的行为简直能叫你发疯，气得你暴跳。此外，还有许多被解放的黑人，骄傲得昂首朝天走在街上，而且……”

“可是这些人跟我们纳税有什么关系呢？”

“我就要提到这一点了，思嘉小姐。也不知哪一个流氓，提高了陶乐的税额，好像这里每年可收得一千包棉花似的。听到这个消息后，我就故意到那些酒吧里去鬼混一阵，打探一下事情的真相。我探听出，是有人相中了这个庄子，如果你不能付这么高的税款，就会被公家收去拍卖，那个人就能低价买进。而且大家都知道你是交不出这批税款的。我还不知道是谁相中了这块地方。但是，我想是什而登，那个跟嘉菱小姐结婚的人，因为我向他提及这事时，他对我来一阵奸笑。”

慧儿说完，就往沙发上坐下去，揉捏着那条残腿。因为天气很冷，而且底下那半截木头又接得不舒服，因而有些疼痛。思嘉一时无话可说，只是楞楞地看着他。他带来的消息是生死攸关的大事情，

他竟还是那样随随便便。公家要拿去拍卖？那么叫大家到哪儿去？叫陶乐归别人所有？不！这是不可思议的。

近来，思嘉一门心思从事陶乐的生产经营，因而对外界发生的事情没太去注意。现在有慧儿和希礼两个男人，钟氏坡和万叶那边的事情自有他们料理，她很少离开陶乐。正如在战争爆发前她不愿去听爸爸讨论战争一般，她也不愿参与晚饭后慧儿和希礼关于家务和重建陶乐计划的讨论。

刚才慧儿提到的小畜生，对此她也有所闻，就是一群参加共和党去牟取利益的南方社会败类。提包党她也知道，就是那群仿佛蝗虫似的来南方吸血的北方浪人，一个提包就装下了他们的全部财产。就是那个所谓什么自由人局，她也曾经有过一些不快乐的经验。她也听到过最近被解放的黑人是怎么怎么的自豪的传说。可是那种传说直到现在她也不太相信，因为她本人还没有亲眼见过这样的黑人。

有很多事情是慧儿同希礼商量妥瞒着她的。实际上复兴期间的各种残酷，比战争时期还要厉害得多，不过他们俩在谈话的时候，总是把那些不尽人意的事情故意避而不谈，而且假使思嘉听到了，也是过耳不留的。

她也曾经听见希礼说过南方已被他们当做征服地了，又说那些征服者的主要政策就是要报复南方人，可是这些事情对思嘉来说已经没什么意义了，她总认为政治的问题是男人们的事情。她又听到慧儿说，北方人是不管怎样也不让南方人抬起头了。思嘉却认为这也是男人们白白操心的事情。对她本人来说，北方佬儿从来就不曾打过她，现在也不一定会打她的。现在对此她来说就是工作最重要，至于北方佬儿政府如何，去他妈的！不管怎样，战争总算结束了。

思嘉却不知道所有的法律都已经改变过了，正当的工作已经得不到正当的报酬了。实际上，现在的佐治亚州已经受戒严法支配着，到处是北方佬的军队，自由人局手中掌握着全权，他们按照便利于自己的意志制定着所有的法律。

这个自由人局是由联邦政府组织的，主要职责是管理一切新近

被解放的黑奴，所以乡村和城市都不断地吸收来自于各庄的成千的黑奴。那些黑奴即使暂时没有工作干，也可由局里负责他们的生活，同时也使他们变坏了，让他们报复那些从前的主人。现如今本地分局的负责人是陶乐从前的总监工魏忠，他的副手是嘉菱的丈夫什而登。他们俩在外面尽力地散布谣言，说南方人和民主党正在等待机遇，要重新收回黑奴，又说黑人要摆脱这种厄运，只有去求得自由人局和共和党的保护。

他们对黑人又宣传，说黑人与白人原本就是一样的，不久的将来，黑人就可以跟白人通婚了，而且不久将要均分他们旧主人的土地，每个黑人可得到四十亩，还有一匹骡子。除此之外他们又利用各种方法挑动黑人的感情，宣传白人如何残酷地对待他们。于是，这个一贯以奴主感情融洽而闻名的地方，也渐渐地形成了一种相互猜疑的状态了。

这个自由人局以北方佬儿的军队作后盾，并且用军法统治着被征服地居民的一切行为。谁要敢碰那局里的人员，谁就会有马上被拘捕的危险。军法支配着一切事情，在学校里，在卫生局里，以至于平常人衣服上用的钮扣，以及商品的买卖和所有交易活动。因此思嘉不管卖出东西，还是买进东西，魏忠和什而登都有权干预，并且他们可以随便标价。

庆幸的是思嘉本人很少接触这两个人，因为慧儿劝她一心经管庄上的事情，由他管理对外的所有事情。他一贯和颜悦色地对待别人，因而他都能够安安稳稳地处理发生的许多难题，处理完毕他也不去说给思嘉。确实，慧儿的外交方法是足可以应付那班提包党和北方佬儿的。可是现在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他就不敢自作主张了。因为这笔税款数目太多了，而且对于陶乐来说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事，所以他必须要让思嘉知道，而且必须马上就知道。

当思嘉听见这件事情的时候，只是楞楞地看着他。

“哦，这些该死的北方佬儿！”她嚷着，“他们吃瘪了我们，让我们做了叫化子，心里还不知足，还要放出一些流氓跟我们捣乱吗？哦，

慧儿，我总认为战争结束后，就可以没麻烦了！”

“哦，不是的，”慧儿抬起他那张消瘦的脸，瞪了她一眼说，“我们的麻烦只是刚开始呢！”

“他们到底让我们再交多少税款呢？”

“三百块钱。”

思嘉听到这个数目，便吓得目瞪口呆。三百块钱！这对于现在的她简直就是三百万呢！

“怎么，怎么？那么说我们不管怎样也得筹集这三百块了吗？”

“是的，不过这也很难办。”

“哦，不过，慧儿！他们是不能把陶乐拿去卖的，为什么呢……”

从他那温和暗淡的眼睛里流露出一种憎恨和痛苦的神情，这是思嘉第一次见到的。

“他们不能吗？怎么不能呢？他们是存心要卖掉你的！思嘉小姐，你要明白，如今我们这个地方简直变成了地狱。他们那些提包党和小畜生每个人都可以参加选举，而我们民主党便有一部分不能参加选举，按照他们的规定，凡是民主党人在1865年征收册上税额超过三千元的，都无权参加选举。那么像你的爸爸，以及汤家、莫家、方家，都没有选举权了。他们还规定，凡是在这次战争中担任过联盟军少校以上军官的，全不能参加选举。我认为本州中这种军官非常多，全都被剥夺了选举权了。又规定凡是在联盟州政府中担任过官吏的，小到主事，大到裁判官，都不能参加选举！这简直是一网打尽。实际上，凡是在战争前稍微有一点身份的人，稍微有一点财产的人，稍微有一点声望的人，都被剥夺了选举权了，而且即使有选举权的人，也得先去向他们做那种表示真心屈服的宣誓！所以，我，嗨，我倒是可以参加选举，只要我肯向他们宣那种誓。因为我在1865年的征收册上并没有超过三千元的税额，也不曾当过少校，也不是有声望的人。我可不愿意向他们宣那种誓，因为我讨厌北方佬儿的行为。我宁愿这一辈子没有选举权，也不愿做这不合众意的事。但

是像什而登那帮家伙，像魏忠那样的流氓，像施家麦家那样下流的白人，他们都会去宣誓，当然也就有选举权了。现在他们一是手握大权，有什么事不能干呢？他们即使要把你家的税额再增加十倍二十倍，你也奈何不了他们。现在是黑人杀了白人不犯法的时期了，甚至于……”讲到这里他停住了，同时他与思嘉都记起了落迦哇一个白种女人被黑人强奸的事来……“现在黑人之所以什么事都敢干，是因为他们有自由人局和军队拿着枪给他们做后盾，对于我们，既然不能参加选举，还有什么办法呢！”

“选举！”她嚷道，“啊呀，我的天！我们的事儿跟选举有什么关系呢，慧儿？我们现在是讲税款的事呀。……慧儿，我想陶乐这个庄子是大家都知道的。为了筹这笔税款，我想拿这个庄子去抵押一下也就是够了。”

“思嘉小姐，平常我看你这个人并不是一个傻子，可是有时竟说出傻话来了。你想想，你想把这庄子抵押给谁呢？谁能有这么多的钱借给你？这除了提名党以外，还有谁有接收你这陶乐的念头呢？人家自己都有地，并且都像你的陶乐一样不稳当，还有谁肯再要你的地做抵押呢？”

“那么我还有从那北方佬儿身上拿来的钻石耳坠子，我们可以去卖掉它的。”

“思嘉小姐，你想想附近的地方谁能有买钻石耳坠子的钱哪？人家连买肉的钱都没有了，还有谁能买得起首饰？老实说，你现在只要有十块金洋，那已算是首富了呢。”

接着便是沉默了。这时思嘉的心中存在着一种好像是用头碰石壁似的感觉。虽然她已经碰过了不少石壁，但都没有这次强硬。

“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呢，思嘉小姐？”

“我不知道。”她茫然地说，好像她已经不愿意去管这件事似的，她现在忽然觉得身子很疲惫，以至于腰开始酸痛了。她想她自己何苦要这样工作，这样奋斗，这样折磨着自己呢？而且为什么每次奋斗都以失败告终呢！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她说，“但是你绝对不能让爸爸知道，他会发愁的。”

“那当然了。”

“你对别人说过这事吗？”

“没有，我知道后马上就来找你了。”

是的，不错，她心里想，如果谁要是^有坏消息，那么找的第一人总是她，可是她现在确实很疲惫了。

“卫先生在哪儿？他大概会有办法的。”

慧儿瞪了她一眼，就像希礼刚一回家那天的样子，思嘉觉得他什么事情都会知道的。

“他正在果园里劈栅栏杆儿，我刚才拴马的时候听见他的斧声。可是他的钱不一定比我们多吧。”

“可我去跟他商量一下总可以罗，是不是？”她一面尖酸地说着，一面就蹬掉了脚上的棉花胎，由椅子上站了起来。

慧儿并不为她这句话而感到难过，仍旧扑在火炉上搓擦着一双手，“你最好出去带上围巾，外面冷得很厉害。”

可是她并没有带围巾出去，因为她懒着去取楼上的围巾，而她要与希礼商议这紧急问题的心思是很急切的。

假如希礼单独在那里该多好呢！自他回家以来，她还从来没跟他说过一句体贴话。家里的人始终围着他，媚兰始终不离他一步，并且还要不时地摸摸他的衣袖，以便证明他仍在她身边。思嘉瞧见她那令人肉麻的动作，心中便又再一次地燃起妒忌的火焰，因此现在，她决定要跟希礼去说几句体贴话了。她想这一次希礼正在园中劈栅栏杆儿的时候，她突然跑去找他，必定会人不知鬼不觉的。

当她走过果园的时候，潮湿的枯草渗入她的脚，觉得冷冰冰的。她已经听见了希礼劈木栅栏杆儿的声音。原来他们的篱笆都被北方佬儿毁掉了，现在将要修补它，要把木头劈成一条条的栅栏杆儿，确实是一件十分辛苦的工作。此时她觉得一切事情都是十分辛苦的，都是十分厌倦的。假如希礼不是媚兰的丈夫而是她的丈夫，那该多好

呢！如果真是这样，她就可以把头伏在他的肩臂上，跟他哭着撒着娇，把自己一身的重担转交给他了。

她在一棵石榴树旁边转过一个弯，只见希礼靠着一把长斧站在那里，正用手背擦着额上的汗。他身上穿着一件很破旧的本色布裤子，上身穿着一件破衬衫，是嘉乐穿过的，以前嘉乐只有要出门的时候才舍得穿的，此时穿在希礼身上却显得太短了。树枝上挂着他的外衣，因为劈柴这种劳动是很热身的。当他看见思嘉向他走来的时候，便停止了一切动作，站在那里等着她了。

思嘉看见希礼身上穿得如此破旧，而且还拿着斧头在那里做着苦工，心中很可怜他。她的希礼向来是娇生惯养的，她不忍心看到他到了这个地步，宁愿她自己替他劈木头，也得让他去屋里躺着休息休息。

“别人都说林肯也是劈栅栏杆儿出身的，”希礼待她走近时说着这句话，“看起来我也是前途无量呢！”

思嘉把眉皱了皱。她实在不明白，为什么希礼每当受苦的时候总是喜爱说这样的风凉话！对于她，她是要把这种事看得十分重要的，所以有时对于他的这样言语竟然觉得很恼怒。

她快速简洁地告诉他慧儿听来的消息，之后她便觉得心里宽舒多了。因为她认为希礼定会助她一臂之力。可是希礼却没吱声，当看见她正在发抖时，便从树枝上取下外衣披在她身上。

“那么”，她最后说道，“照你的想法，我们需要把这笔税款筹起来吗？”

“是的，”他说，“可是到哪儿去筹呢？”

“我是在问你呀。”她有些恼怒地答道。突然间，她那种可以立刻卸下担子的想法消失掉了。可是他即使没有办法，为什么不说几句安慰她的话呢？哪怕只是一句话也可以了。

他微微笑了笑。

“在回来以后的几个月中，我听说有一位真正有钱的人，他就是白瑞德。”他说道。

原来在上个星期白蝶姑妈曾给媚兰写过信，说白瑞德已经带着一辆马车和两匹好马回到亚特兰大了，口袋里总是满满地装着绿票。但是按照白蝶姑妈的想法，他这些钱的来历总是有些不正当的。因为白蝶姑妈有一种理论依据，就是亚特兰大的大部分人认为联盟州国库中有一笔秘密巨款已经落入白瑞德手中。

“我们不要再谈他了”，思嘉打断他的话，“他是一个下流鬼，去谈他干什么？如果这件事没办法解决，那么我们大家该怎么办好呢？”

希礼把斧头放下了，忽然若有所思地望着远处，好像看到一个是她所不能随便去的地方似的。

“我也经常想着，”他说，“不仅陶乐的人们不知怎么办好，就是整个南方的人都不知道将来怎么办好呢！”

她听到这话后，马上生起气来，真想立刻对他说：“整个南方的人们关你什么事呀！只管我们自己如何办好就行了！”可是他并没有说出这话来，因为她刚才那种疲惫的感觉又上来了，并且比以前更加厉害。没想到希礼对她一点儿忙也不能帮！”

“你要知道将来到底会怎么样，只需要看一看历史事迹就行了。只有那些有头脑有勇气的人才能生存下去，否则就会被簸箕簸掉的。我们能够亲眼见到一次神道的黄昏，虽然感觉并不怎么适意，至少也是很有趣味的。”

“见到一次什么？”

“见到一次神道的黄昏。不幸的是我们南方人都曾经把自己看做神道呢！”

“请你看在上帝份上，卫希礼！不要站在这里再对我说这套废话了，现在我们自己到了被簸箕簸掉的时候了呢！”

他的身上似乎传进了她的疲惫的感觉，因为他突然收回了那毫无边界的妄想，重新注意到眼前的情景，便十分温和地握住思嘉的双手，并且将手掌翻过来，注视着上面长满的茧子。

“这是我平生见过的最美丽的一双手，”他一边说着，一边轻轻地吻了吻这两个手掌，“它们之所以美丽，是因为它们是强壮的，上

面的每一块茧子就是一枚奖牌，思嘉，每个泡泡就是对你的勇敢和无私的一种报答。我明白你的手是为了我们大家，才被弄得这么粗糙的——为了你的父亲、你两个妹妹、媚兰、媚兰的孩子和那些黑人，也是为了我。所以此时，亲爱的，我明白你心中正在想什么。你心中想这里站着一个人不面对现实的傻瓜，满嘴只是讲着关于死的神道的呓语，却不顾及活人的危险了！我说得对吗？”

她点了点头，心中盼望他一辈子将自己的手这么握着，可他却放开了。

“你来找我，是盼望我能帮助你。嗨，但是我确实是无能为力。”

他注视着那一柄斧子和一堆木头，眼中流露出痛苦的神色。

“我的家是完了，我所有的钱也完了，而我在这个世界上是不配做一切事情的，因为我所属的那个世界已经不存在了。我是帮不了你的，思嘉，现在我所能做的只有加倍地学做一个笨拙的农夫，以便能够帮助你耕种。可是这一点点儿帮助也决不会替你保全陶乐。现在我们一家人的生活全部依靠你的周济，你认为我不懂得我们这种处境的痛苦吗？你用这么一片好心对待我和我的家人，这种恩情是我不管怎样也报答不完的。这种情形是我一天天地愈加深刻地感受着，我也一天天地愈加明白自己没有用了，愈加明白自己没有能力应付将来的困难了。这是因为我一天地逃避现实，所以便会更加艰难地不去正视新的现实。我的意思你明白了吗？”

思嘉点了点头。对于他的话，思嘉实在没有什么明确的观念，可她却静静地听着。这是他对她说的第一次真心话，可在形迹上他对她仍旧很疏远。她听见他如此诚恳地道出这番话，心不由自主地怦怦跳起来，当他再往下说的时候，就会把爱她的真情流露出来了。

“我的最大不幸就是这不愿意正视现实的脾气。在战争未开始之前，生活对于我一贯都没有比映在幕上的一个影子更加真实了，我却盼望着这样。我一贯都不喜爱事物的轮廓画得很清晰，我喜爱一切事物的轮廓都要微微带点模糊，仿佛是蒙着一层不太厚的迷雾似的。”

说到这里，他停下了。他微微地笑了笑，正当这时，刮过一阵冷风，他的身子也微微地抖了一下。

“换句话说吧，思嘉，我确实是个怯懦之人。”

对于他所说的什么模糊什么迷雾等言语，她都没有把握住其中之意，至于最后一句话，她是明白了。她觉得此话并不太真实，因为他的身上并没有显现出怯懦性。他身上的每条细弱的线条都显现着他的祖先曾有过许多勇敢豪侠的时代，而且他本人在这次战争中的功绩，她也是十分清楚的。

“你这话说得不正确了，难道一个怯懦之人敢爬上葛的斯堡大炮上去轰击敌人吗？难道将军对于一个怯懦之人也肯亲自写信给媚兰夸奖吗？而且——”

“这不能叫做勇气，”他疲惫地说，“战争是与香槟酒一样的。它能麻醉一个勇敢的人，同样也能麻醉一个怯懦之人。在战场上，无论是什么样的傻子都会勇敢起来的，因为不勇敢就会送命的。可是我所说的并不是这种勇气。而且我的怯懦是特殊的一种，比不上那种听见炮声就要逃跑的怯懦。”

他的话说得很慢，而且很沉重，好像他说话时心中感到不痛快，又好像他自己远站在一旁听着而感觉得痛心似的。如果说话人不是希礼而是其他人，思嘉必定会认为他是假装的，认为他为了故意博得别人的夸奖而装的。可是她此时觉得希礼毫无假意，而且她发现他的眼中有一种与众不同的神情，既不是恐怕，也不是辩解，却是一种勉强的高兴。这时又一阵冷风扫过她那潮湿的脚踝，使她又发起抖了，但这一次的发抖只有一小部分是由风而起的，其中大部分却是希礼的话所致的。

“可是，希礼，你现在到底怕什么呢？”

“哦，我怕的是一种无名的东西。这种东西如果用语言表达出来，别人听到一定会觉得很好笑的。其中大部分，就是生活忽然变得太现实了，也太靠近自己了，靠近自己已经到了必须去接触生活中很多简单的事实的地步。例如我此时在这里劈木头，我心中不感觉到

悲伤，我所悲伤的是这件事所表示的一般意义，我所悲伤的是我所喜爱的以前生活已经失去了它的美好。思嘉，你是知道的，战争前的生活是美好的。我觉得那时生活如同一件希腊艺术品，它具有光辉，具有完善，具有齐全，具有对称。可能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这种感觉，现在我知道了。可是对于我，我总是觉得十二根橡树的生活的确具有一种美。我是属于那种生活的，而且我是那种生活中的一部分。现在这种生活是没有了，我在这种新的生活中毫无地位，因此我很害怕。现在我明白了从前所注意观察的只是一种影戏而已，凡是不具有阴影性的一切，我把它全部避开。我不希望这样的人和情景闯入我的生活。就是对于你，思嘉，我也想避开的。因为你太富有生气，太真实了，我呢，却又偏偏很怯懦，所以宁愿去寻找阴影和梦境的。”

“但是——但是——媚兰呢？”

“媚兰就是一个非常温柔的梦，而且是我梦中的一部分。如果没有这次战争，我就可以高高兴兴地隐藏在十二根橡树后面，非常满意地瞧着生活过去，自己却不参加生活。谁料想战争爆发了，真实的生活开始了。我第一次执行任务的时候——那是在雄牛道上，你还记得的——我就亲眼看到我那些孩提时的朋友被炸飞了，亲耳听到了那些将要死去的战马在那里哀叫着，同时也明白我自己每放一枪，总要有一个人倒下去流血的，所以心里十分难过。可是这些，思嘉，还不算是战争中最恶劣的部分。战争中最恶劣的部分就是我必须与他们生活一起的那些人。

“你总该知道，我一贯都过着幽闭的生活，除了屈指可数谨慎选择的朋友之外，向来是不与其他人来往的。可是这次战争却教训了我，使我明白自己的旧生活的确是个小天地，而且我的那个小天地里的人都是梦中人，战争又使我明白什么样的才是真正的人，可是它不曾使我明白如何与他们在一起生活，而且我害怕自己一辈子也学不会这种共同生活的习惯，现在我已经明白了，倘若要维护我的妻子，我就必须到那些跟我完全不同的人的世界里去开辟一条道路。

你呢，思嘉，你是正在抓住生活的两角，要扭着它使之顺从你。可是我在这个世界里，还有什么地方值得我出力呢？我刚才所说害怕的，就是怕这一点。”

当他这样高谈阔论的时候，思嘉只觉得他心中的感情是十分激动，但却不明白那是一种什么感情。她始终试着去猜测那些话的意义，无奈那些话的意义竟仿佛是野鸟似的，不管怎样也猜测不出来。当他在说话的时候，她只觉得背后必定有什么东西在驱逐他，她像是一条残酷的鞭子似的在驱逐他，却不明那件东西到底是什么。

“思嘉，现在我已懂得以前那种影戏的生活是破灭了，可是我自己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时候懂得的。我想也许就在雄牛道上第一次杀人的时候吧。总而言之，那样的生活已经结束了，我也决不会再做旁观者了。我已经突然地爬上了舞台，掀开了帷幕，在这里扮演一个角色，但是我的举动显得很生涩，看来我是演不好这个角色了。因为我那个内心存在的小天地已经结束了，已经被一些跟我思想不一样的人们给侵犯了。这些人正用污秽的脚在我的小土地上踩踏着，就连我遇到必须躲避的时候也无容身余地。当初我在俘虏营中的时候，我还曾经想过：待战争结束的时候，我仍然可以回去过我的旧生活，做我的旧梦，看我的影戏。可是，思嘉，现在要我回到哪儿去呢？所以说，现在我们所处情境，实际上比战争更恶劣，比俘虏营更恶劣，甚至——在我看来——比死亡还要更恶劣呢……这，思嘉，这就是我由于害怕而受到的一种惩罚。”

“可是，希礼，”她直到听他说到这里，才醒悟过来说道，“假如你是怕我们饿死的话，那是，怎么——怎么——哦，希礼，我们会想出办法来的！我明白我们会有办法的！”

他那大而灰色的眼睛又回转到她的脸上，目光中蕴含着一种敬佩的神色。可是不多时，他却突然移开了目光，看到一种非常遥远的境界去了。这样，思嘉就看得出他不再想挨饿的事情了，她的心便又立刻安稳下来了。实际上她这种经历已经很多次了，每次跟希礼谈话，总好像每个人都用着各自语言在交谈似的。可是因为她深

深深地爱着他，所以他每次像现在这样把眼睛移向远处的时候，她的感觉总好像是一个温热的太阳突然沉落下去而把她撇在黄昏的寒露里受冷似的。她恨不得马上跑上去抓住他的肩膀，将他搂在怀中，好使他能够完全认清自己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并不是他书里读到的或是梦中见到的一个幻影。

“挨饿呢，并不是一种舒适的事，”他说，“我之所以知道，是因为我自己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可是我并不害怕挨饿。我所害怕的是如今的生活已失去了旧世界的美好，而我必须要面对这一现实。”

这话思嘉仍然不明白，她想媚兰可能会明白的，想到这不由得大失所望。媚兰跟他始终都说这样的傻话，总是什么诗呀，书呀，梦呀，星呀月呀等等。现在思嘉他们害怕的东西，他却不害怕。他并不害怕肚里空虚，不害怕寒风刺骨，也不害怕陶乐将要落入他人之手。而他害怕的是她从来不曾知道又不能想象的东西。因为在她看来，如今在这个破残的世界里，除了饥饿、寒冷，以及失去自己的家庭三件事以外，还有什么值得害怕的呢！于是她竟然感觉没有什么话可以说了。

“哦！”她这声音里蕴含着失望，正如同一个小孩打开一个鼓鼓的包裹而发现里面空无一物似的。希礼听出她这失望的腔调，便显露出一个内疚的微笑，连忙向她道歉。

“请你宽恕我，思嘉，我刚才说了些不近人情的话。我之所以不能使你完全理解我，是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是值得你真正害怕的。你具有狮子的心，并且又完全没有想象力，我都十分妒忌你所具备的这两种品性。你向来不怕正视现实，也向来不像我这样将要逃避现实。”

“逃避！”

这两个字好像是他刚才所说的话中唯一可以听懂的字眼。她认为希礼也跟她一样，想要逃避的原因是对奋斗感觉到太厌倦了。想到这里，她急促地喘息起来。

“哦，希礼，”她叫道，“你想错了，我也想要逃避的呢。我极其

厌倦这一切了！”

当希礼听见这句话的时候，他惊诧得皱起了眉头，而思嘉却在他的臂膀上搭上了她那只温暖而急切的手。

“你听我说，”她非常急促地开始说着，急促到连停顿的时刻都没有了，“我对于这一切都觉得疲倦到极点了，我告诉你吧。我现在疲倦到不能再疲倦的程度了，也再不能承受下去了。你是知道的，我始终都在为着吃穿而在这里拼命地劳作，既要拔草，铲地，又要采棉花，甚至于要亲自去耕种，简直是一会儿都不能承受了。我告诉你吧，希礼，我们的南方已经不能再复活了！那些北方佬儿、那些被解放的黑人和那些提包党，这些人已经占领了我们的南方，我们已经一无所有了。希礼，我们一起逃走吧！”

希礼瞪着眼睛看了她一眼，接着又低下头看了看她那火炭儿一样红的脸颊。

“是的，我们逃走——丢下他们不管了！我确实实不能再承受下去了，也不能再代替这些人不要命地拼下去了。我们不照管他们，自然会有人来照顾的。凡是自己不能照管的人，总会有人来照管他们的。哦，希礼，我们逃吧——只有你和我两个人逃吧。墨西哥军队正需要军官，我们可以逃到那里，到那里以后，我们必定会快乐的。我会替你工作的，希礼，我会替你做一切事情。你自己明白你不爱媚兰……”

一种无奈的神色立刻出现在他的脸不上，她说话的气势如潮涌一样猛，致使他想要插说一句话，也找不到空隙。

“那一天你曾经对我说，你爱我比爱媚兰厉害得多——哦，那一天你还记得吧！我明白你始终是爱我的，我是非常爱你的。你刚才还说她不过是一个梦呢——哦，希礼，我们一起逃走吧！我会使你非常快乐的。不管怎样，”她又恶狠狠地补充说，“媚兰是不能使你快乐的——方老医生曾经说过她不会再为你生育孩子了，但我可以替你生育——”

她的肩膀被他的手紧紧地抓着，抓得她有些痛楚。直到这时她

才忽然收住话语，却仍急促地喘着气。

“十二根橡树那天的事，我们应该完全忘掉。”

“你以为我会忘掉吗？你自己会忘掉吗？如果你说的是心里话，你敢说你不爱我吗？”

希礼大大地深吸了一口气，然后急促地回答道：

“不，我不爱你。”

“这不是你的心里话。”

“就算是我在说谎，”希礼的声音已变得很平静了，“现在不要再谈论这件事了。”

“你的意思——”

“你认为我会远离这儿，而把媚兰和那孩子丢在这儿再也不管吗——就算是我非常非常地恨他们，你认为我会使媚兰伤心吗？我会让他们总是依赖别人的帮助而生活着吗？思嘉，你难道发狂了吗？难道你的心肠竟会这样硬起来？就你自己而言，你决不会不管你的爸爸和你的两个妹妹，照顾他们是你的义务，如同媚兰和小玻是我的义务一样。不管你是如何疲惫不堪，只要他们在这里呆上一天，你就要对他们尽一天的义务。”

“我会不管他们的——我对他们厌倦得不能再厌倦了——我对他们疲乏得不能再疲乏了——”

当他向她靠近一步的时候，她非常紧张，认为他会马上搂她入怀。可是不，他只是轻轻地像抚慰一个小孩似的在她的肩膀上拍了拍，然后说起话来：

“我明白你现在是很厌倦，很疲乏的，因此说出了这么多的混话来了。如今你肩负着三个男人的重担呢。可是我在这以后的日子里总会帮助你的——这样笨拙的生活我不一定过一辈——”

“你只有一个办法可以帮助我，”她迟钝地说，“那就是你带我到别的地去重新生活，重新寻找欢乐。这里的一切东西都不值得我们留恋。”

“是的，没有了，”他很平静地说，“没有了——只剩下我们以前